

星

證

論

正

正

正

血證論原叙

先君子體羸善病故海早歲即習方書有恙輒調治之
癸酉六月驟得吐血繼復轉為下血查照各書施治罔
效延請名宿仍無確見大約用調停之藥以俟病衰而
已因此徧覽方書每於血證嘗三致意時里中人甚詡
鄉先輩楊西山先生所著失血大法得血證不傳之祕
門下鈔存私為鴻寶吾以先君病故多方購求僅得一
覽而其書議論方藥究亦未能精詳以之治病卒鮮成
效乃廢然自返寢饋於內經仲景之書觸類旁通豁然
心有所得而悟其言外之旨用治血證十愈七八今先
君既逝而荆妻馮氏又得血疾親制方劑竟獲安全慨

然曰大丈夫不能立功名於天下苟有一材一藝稍足
補救於當時而又吝不忍傳陋哉爰將失血之證精微
奧義一一發明或伸古人所欲言或補前賢所未備務
求理足方效不為影響之談書成自顧而轉憾悟道不
早不能延吾父之壽也然猶幸此書之成可以救天下
後世也時

光緒十年歲在甲申重九後一日

容川唐宗海自叙

凡例

一血證自古絕少名論故是書條分縷析務求精詳間有煩文冗字意取明顯故不刪削

一時賢論及血證率多影響是書獨從內難仲景探源而出發揮盡致實補唐以下醫書之所不逮故除引經之外餘無採錄亦間有一二暗合者皆係偶同並非掠美識者鑒之

一是書分別門類眉目極清即不知醫者臨時查閱無不了然最便世用之書

一是書議論多由心得然其發明處要皆實事實理有憑有驗或從古聖引伸或從西法參得信而有徵之

立言
說也並非杜撰可比

一是書單為血證說法與雜證不同幸勿執彼例此亦幸勿以此議彼

一是書單論血證外有中西醫判六經方證通解兩書嗣出始於雜證推闡無遺容後刊出再求賞析

血證論目錄

第一卷總論六條

陰陽水火血氣論

男女異同論

臟腑病機論

脈證生死論

用藥宜忌論

本書補救論

第二卷血上干證治十四條

吐血

嘔血

咯血

唾血

欬血

鼻衄

腦衄

目衄

耳衄

齒衄

舌衄

大衄

零腥

吐膿

第三卷血外滲證治七條

血汗

血箭

血痣

血瘰

瘡血

刀傷血

跌打血

第四卷血下泄證治六條

便血

便膿

尿血

月經血

崩帶

產血

第五卷血中瘀證治五條

瘀血

蓄血

血蠱

血腫付

經閉

胎氣

第六卷失血兼見諸證

癆瘵

咳嗽

發熱

厥冷

寒熱

出汗

發渴

心煩

臥寐

夢寤

喘息

呃噦

痰飲

痞滿

積聚癥瘕

腫脹

怔忡

驚悸

健忘

恍惚

癲狂見鬼

眼目

目黃出火見鬼
昏花目赤紅

暈痛

耳病

口舌

咽喉

聲音

腹痛

痿廢

遺精

痺痛

淋濁

便閉

瀉泄

飲食

感冒

瘕瘕

拘急

暑疫

食復

勞復

怒復

時復

房勞復

附抱兒癆論

第七卷方解

古今方共七十五條

第八卷方解

古今方共九十三條

遺方續補

血證論一卷

蜀天彭縣唐宗海容川著

夔門鄧其章雲航參校

陰陽水火氣血論

人之一身不外陰陽而陰陽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氣血。水即化氣。火即化血。何以言水即化氣哉？氣著於物復還為水。是明驗也。蓋人身之氣生於臍下丹田氣海之中。臍下者腎與膀胱水所歸宿之地也。此水不自化為氣。又賴鼻間吸入天陽。從肺管引心火下入於臍之下。蒸其水使化為氣。如易之坎卦。一陽生於水中而為生氣之根。氣既生則隨太陽經脈布護於外。是為衛氣。上交於肺。是為呼吸。五臟六腑息以相吹。止此一氣而已。然氣生於水。即能化水。水化於氣。亦能病氣。氣之所至水亦無不至焉。故太陽之氣達於皮毛則為汗。氣挾水陰而行於外者也。太陽之氣上輸於肺。膀胱腎中之水陰即隨氣升騰而為津液。是氣載水陰而行於上者也。氣化於下則水道通而為溺。是氣行水亦行也。設水停不化外則太陽之氣不達而汗不得出。內則津液不生痰飲交動。此病水而即病氣矣。又有肺之制節不行氣不得降因而癰閉滑數以及腎中陽氣不能鎮水為飲為瀉不一而足。此病氣即病水矣。總之氣與水本屬一家。治氣即是治水。治水即是治氣。是以人參補氣以其生於北方水中之陽。甘寒滋潤大生

水津津液充足。而肺金腴潤。肺主氣。其葉下垂。以納氣。得人參甘寒之陰。內具陽性。為生氣化水之良品。故氣得所補。益焉。即如小柴胡。仲景自注云。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是通津液。即是和胃氣。蓋津液足。則胃上輸。肺得潤養。其葉下垂。津液又隨之而下。如雨露之降。五臟戴澤。莫不順利。而濁陰全消。亢陽不作。肺之所以制節五臟者如此。設水陰不足。津液枯竭。上則痿軟。無水以濟之也。下則閉結。制節不達於下也。外則蒸熱。水陰不能濡於肌膚也。凡此之證。皆以生水為治法。故清燥救肺湯。生津以補肺氣。豬苓湯。潤利以除痰氣。都氣丸。補水以益腎氣。即如發汗。所以調衛氣也。而亦戒火攻以傷水陰。故用白芍之滋陰。以啟汗原。用花粉之生津。以救汗液。即此觀之。可知滋水。即是補氣。然補中益氣湯。六君子。腎氣丸。是皆補氣之方也。何以絕不滋水哉。蓋無形之水。陰生於下。而濟於上。所以奉養是氣者也。此水則宜滋有形之水質。入於口。而化於下。所以傳道是氣者也。此水則宜瀉。若水質一停。則氣便阻滯。故補中湯。用陳朮以制水。六君子。用苓半以利水。腎氣丸。亦用利水之藥。以佐桂附。桂附以氣藥。化水。苓澤。即以利水之藥。以化氣。真武湯。尤以朮苓利水為主。此治水之邪。即以治氣。與滋水之陰。即以補氣者。固并行而不悖也。且水邪不去。則水陰亦不能生。故五苓散去水邪。而即能散津止渴。並能發汗退熱。以水邪去。則水陰布故也。然水陰不滋。則水邪亦不能去。故小柴胡通

達津液而即能下調水道。總見水行則氣行。水止則氣止。能知此者。乃可與言調氣矣。何以言火即化血哉。血色火赤之色也。火者心之所主。化生血液以濡周身。火為陽而生血之陰。即賴陰血以養火。故火不上炎而血液下注。內藏於肝。寄居血海。由衝任帶三脈行達周身。以溫養肢體。男子則血之轉輸無從規驗。女子則血之轉輸月事時下。血下注於血海之中。心火隨之下。濟故血盛而火不亢。然是以男子無病而女子受胎也。如或血虛則肝失所藏。木旺而愈動火。心失所養。火旺而益傷血。是血病即火病矣。治法宜大補其血。歸地是也。然血由火生。補血而不清火。則火終亢而不能生血。故滋血必用清火諸藥。四物湯所以用白芍。天王補心湯所以用二冬。歸脾湯所以用棗仁。仲景炙甘草湯所以用寸冬。阿膠皆是清火之法。至於六黃湯四生丸。則又以大瀉火熱為主。是火化太過。反失其抑之。即以培之。清火即是補血。又有火化不及而血不能生者。仲景炙甘草湯所以有桂枝。以宣心火。人參養榮湯所以用遠志。肉桂以補心火。皆是補火生血之法。其有血寒血痺者。則用桂枝細辛艾葉乾薑等。稟受火氣之藥。以溫達之。則知治火即是治血。血與火原一家。知此乃可與言調血矣。夫水火氣血固是對子。然亦互相維繫。故水病則累血。血病則累氣。氣分之水陰不足。則陽氣乘陰。而干血陰分之血液不足。則津液不下。而病氣故汗出過多。則傷血。下後亡津液則傷血。熱結膀胱則下血。是水

病而累血也。吐血欬血，必兼痰飲。血虛則精竭水結，痰凝不散。失血家往往水腫，瘀血化水，亦發水腫。是血病而兼水也。蓋在下焦，則血海膀胱同居一地；在上焦，則肺主水道，心主血脈，又並域而居。在軀殼外，則汗出皮毛，血循經脈，亦相倚而行。一陰一陽，互相維繫，而況運血者，即是氣。守氣者，即是血。氣為陽，氣盛即為火盛；血為陰，血虛即是水虛。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必深明此理，而後治血理氣，調陰和陽，可以左右逢源。又曰：血生於心火，而下藏於肝；氣生於腎水，而上主於肺。其間運上下者，脾也。水火二藏，皆係先天人之初胎，以先天生後天，人之既育以後，天生先天，故水火兩藏，全賴於脾。食氣入胃，脾經化汁上奉，心火得之變化而赤，是之謂血。故治血者，必治脾為主。仲景炙甘草湯，皆是此義。以及大黃下血，亦因大黃秉土之色，而大泄地道故也。地黃生血，亦因地黃秉土之潤，而大滋脾燥故也。其餘參芪運血統血，皆是補脾。可知治血者，必以脾為主。乃為有要。至於治氣，亦宜以脾為主。氣雖生於腎中，然食氣入胃，脾經化水下輸於腎，腎之陽氣乃從水中蒸騰而上，清氣升而津液四布，濁氣降而水道下行。水道下行者，猶地有江河以流其惡也；津液上升者，猶土膏脈動而雨露升也。故治氣者，必治脾為主。六君子湯和脾利水以調氣，真武湯扶脾鎮水以生氣，十棗陷胸等湯攻脾奪水以通氣，此去水邪以補氣之法也。又有水津不灌，壯火食氣，則用人參滋脾以益氣，花粉清脾以

和氣。凡治氣者亦必知以脾為主而後有得也。李東垣治病以氣為主。故專主脾胃。然用藥偏於剛燥。不知脾不制水。固宜燥。脾不升津。則宜滋。氣分不可留水。邪氣分亦不可無水。津也。朱丹溪治病以血為主。故用藥偏於寒涼。不知病在火臟。宜寒。涼病在土臟。宜甘。緩也。此論不專為失血立說。然治血者必先知之。而後於調氣和血無差爽云。

男女異同論

參看經血胎產門

世謂男子主氣。女子主血。因謂男子血貴。女子血賤。並謂男子之血與女子不同。而不知皆同也。其不同者。女子有月信。男子無月信。只此不同而已矣。夫同是血也。何以女子有月信。而男子無月信哉。蓋女子主血。血屬陰而下行。其行也。氣運之而行也。女子以血為主。未常不賴氣以運血。氣即水化。前論已詳。氣血交會之所。在臍下胞室之中。男子謂之丹田。女子謂之血室。則肝腎所司。氣與血之總會。氣生於水而化。水男子以氣為主。故血入丹田。亦從水化。而變為水。以其內為血所化。故非清水。而極穠極稠。是之謂腎精。女子之氣亦仍能復化為水。然女子以血為主。故其氣在血室之內。皆從血化。而變為血。是之謂月信。但其血中仍有氣化之水液。故月信亦名信水。且行經前後均有淡色之水。是女子之血分未嘗不借氣分之水。以引動而運行之也。知此。則知男子之精屬氣屬水。而其中未嘗無血無火。且知女子之經屬血屬火。而

其中未嘗無氣無水是以男子精薄則為血虛女子經病則為氣滯也問曰男子主氣女子主血其中變化誠如茲之所云矣而女子何以必行經男子何以不行經答曰經血者血之餘也夫新故乘除天地自然之理故月有盈虧海有潮汐女子之血除舊生新是滿則溢盈必虧之道女子每月則行經一度蓋所以洩血之餘也血主陰而下行所以從下洩而為經血也至於男子雖無經可驗然亦必洩其餘男子以氣為主氣主陽而上行故血餘不從下洩而隨氣上行循衝任脉上繞唇頤生為髭鬚是髭鬚者即所以洩血之餘也所以女子有月信上遂無髭鬚男子有髭鬚下遂無月信所主不同升降各異只此分別而已矣義出內經非創論也世謂男女血迥不同豈知變化之道哉夫必明氣血水火變化運行之道始可治氣血水火所生之病女子要血循其常男子亦要血循其常若血失常道即為血不循經在女子雖無崩帶亦不受胎男子雖無吐衄亦不榮體至失常之至則女子未有不崩帶男子未有不吐衄者也故女子血貴調經男子亦貴調經但男子吐衄乃上行之血女子崩帶乃下行之血不可例論耳然使女子吐衄則亦與男子無殊男子下血則亦與崩帶無異故是書原非婦科而於月經胎產尤為詳悉誠欲人觸類引伸於治血庶盡神奧

又曰女子胞中之血每月一換除舊生新舊血即是瘀血此血不去便阻化機凡為醫者皆知

破血通經矣。獨於男女吐衄之證。便不知去瘀生新之法。抑思瘀血不行。則新血斷無生理。觀月信之去舊生新。可以知之。即瘡科治潰。亦必先化腐而後生肌。腐肉不化。則新血亦斷無生理。且如有膿管者。必爛開腐肉。取去膿管而後止。治失血者。不去瘀而求補血。何異治瘡者。不化腐而求生肌哉。然又非去瘀是一事。生新另是一事也。蓋瘀血去。則新血已生。新血生而瘀血自去。其間初無間隔。即如月信下行。是瘀去也。此時新血已萌動於血海之中。故受孕焉。非月信已下多時。然後另生新血也。知此。則知以去瘀為生新之法。並知以生新為去瘀之法。生血之機。有如此者。而生血之原則。又在於脾胃。經云。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為血。今且舉一可見者言之。婦人乳汁。即脾胃飲食所化。乃中焦受氣所取之汁也。婦人乳子。則月水不行。以此汁既從乳出。便不下行變血矣。至於斷乳之後。則此汁變化而赤。仍下行而為經血。人皆知催乳須補脾胃。而不知滋血尤須補脾胃。蓋血即乳也。知催乳法。便可知補血法。但調治脾胃。須分陰陽。李東垣後。重脾胃者。但知宣補脾陽。而不知滋養脾陰。脾陽不足。水穀固不化。脾陰不足。水穀仍不化也。譬如釜中煮飯。釜底無火。固不熟。釜中無水。亦不熟也。予親見脾不思食者。用溫藥而反減。用涼藥而反快。予親見催乳者。用芪朮鹿茸而乳多。又親見催乳者。用芪朮鹿茸而乳轉少。則以有宜不宜耳。是故宜補脾陽者。雖乾薑附子轉能生津。宜補脾陰者。雖

知母石膏反能開胃。補脾陽法前人已備言之。獨於補脾陰古少發明者。予特標出。俾知一陰一陽未可偏廢。

補脾陰以開胃進食。乃吾臨證悟出。而借傷寒論存津液三字為據。此外固無證據也。書既成。後得泰西洋人醫法五種。內言胃之化穀。乃胃汁化之。并有甜肉汁。苦胆汁。皆入腸胃化穀。所謂汁者。即予所謂津液也。西醫論臟腑。多言物而遺理。如此條者。實指其物。而尚不與理相背。適足以證予所論。故並志之。

臟腑病機論

臟腑各有主氣。各有經脈。各有部分。故其主病亦各有見證之不同。有一臟為病而不兼別臟之病者。單治一臟而愈。有一臟為病而兼別臟之病者。兼治別臟而愈。葉醫不知臟腑。則病原莫辨。用藥無方。烏覩其能治病哉。吾故將臟腑大旨論列於後。庶幾於病證藥方得其門徑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蓋心為火臟。燭照事物。故司神明。神有名而無物。即心中之火氣也。然此氣非虛懸無着。切而指之。乃心中一點血液。湛然朗潤。以含此氣。故其氣時有精光發見。即為神明。心之能事。又主生血。而心竅中數點血液。則又血中之最精微者。乃生血之原泉。亦出神之淵海。血虛則神不安而怔忡。有瘀血亦怔忡。火擾其血則懊懣。神不清明則虛煩不眠。

動悸驚惕。水飲剋火。心亦動悸。血攻心則昏迷。痛欲死。痰入心則癲。火亂心則狂。與小腸相為表裡。遺熱於小腸。則小便赤澀。火不下交於腎。則神浮夢遺。心之脈上挾咽喉。絡於舌本。實火上壅。為喉痺。虛火上升。則舌強不能言。分部於胸前。火結則為結胸。為痞。為火痛。火不宣發。則為胸痺。心之積曰伏梁。在心下大如臂。病則臍上有動氣。此心經主病之大旨也。

包絡者。心之外衛。心為君主之官。包絡即為臣。故心稱君火。包絡稱相火。相心經宣布火化。凡心之能事。皆包絡為之。見證治法。亦如心臟。

肝為風木之臟。膽寄其間。膽為相火。本生火也。肝主藏血。血生於心。下行胞中。是為血海。凡周身之血。總視血海為治亂。血海不擾。則周身之血。無不隨之而安。肝經主其部分。故肝主藏血。至其所以能藏之故。則以肝屬木。木氣沖和條達。不致遏鬱。則血脈得暢。設木鬱為火。則血不和。火發為怒。則血橫決。吐血錯經。血痛諸證作焉。怒太甚則狂。火太甚則煩腫面青。目赤頭痛。木火剋土。則口燥泄痢。飢不能食。回食逆滿。皆係木鬱為火之見證也。若木挾水邪上攻。又為子借母勢。肆虐脾經。痰飲泄瀉嘔吐頭痛之病。又作矣。木之性主於疎泄。食氣入胃。全賴肝木之氣以疎泄之。而水穀乃化。設肝之清陽不升。則不能疎泄水穀。滲瀉中滿之證。在所不免。肝之清陽。即魂氣也。故又主藏魂。血不養肝。火擾其魂。則夢遺不寐。肝又主筋。